

# 惠州，在赓续古韵

□曾平

惠州，是一本厚重的线装古书，浑身写满了诗词歌赋和锦绣文章。

走进惠州，这座千年古城很容易与你玩穿越，你走在任何一条老街小巷，都可能踢撞到另一个朝代的地砖；你走进任何一条胡同，则会深入到古循州悠长历史的字里行间；你随意走进一个景点，都可能仰视到苏东坡老人家的历史背影，洇染上满肩书香。大宋的那片微澜，荡漾在鹅城近千个春秋的宁静春夜。

这座城市的每寸土地都长满了故事，一座老桥，一段胡同，一棵古树，一间老店，都有它的前世今生。我由衷地喜欢这座城市，我喜欢曲折迂回的小巷和琉璃瓦下的古色古香，喜欢于清明时节在亭台楼榭下听落雨成歌，喜欢蓝天白云下江岸楼宇的水一方，和它映入湖江美丽倒影的波光摇曳。

有幸，老先生曾经在这座城市居住了两年又七个月，为惠州写下587篇寓惠书画诗文作品，其中诗187首，词18首，留下了一笔丰厚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。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，“一更山吐月，玉塔卧微澜”等名句，已广为流传耳熟能详。其实，东坡先生寓惠还有不少力作，如“梦想平生消未尽，满林烟月到西湖”的诗情画意，“晓日著霞红有晕，春风入隧散无声”的檀板轻唱，“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

芳草”的豁达大度。翻开他的寓惠诗文，每一篇都会让人爱不释手，如痴如醉。

解读惠州，我喜欢从东坡先生开始。

我曾多次登上合江楼和白鹤峰，去体验他留下的体温，沿着他留下的足迹，追寻他的诗书情怀，仔细揣摩先生对这座古城每一个细节的叙述。在月色朦胧的秋夜，我会独自一人来到孤山脚下的六如亭朝云墓前，追思当年东坡先生离别朝云的寸断肝肠。“自从东坡谪南海，天下不敢小惠州。”惠州应该感恩苏东坡，是东坡先生成就了这座城市，他让这座城市升值，有了更高的含金量。他让我们至今在一如既往地自豪着，幸福着。

惠州的后人没有愧对苏东坡，将苏东坡的美好描述，一步一步变成美丽的现实，在现代的诗篇里写下最壮美浩荡的大风歌。正将古典，续成辽阔。

惠州至今让人亲切和向往，是它不断变化的日新月异，现代化建设的一日千里，

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和位置，它按照自己的发展程序，在岁月的时光里疾驰而走。

惠州从改革开放之初就脚踏实地，走向辉煌，成为珠三角的“岭东雄郡”，现在已是港口、高铁、城轨、高速公路、铁路、机场一体化，打造出立体交通网络。当你登上高榜山，总会看到这座城市的每日变化；当你穿行在惠州的大街小巷，你总会看到这座城市在天天长大。

## 四

也许，我更喜欢惠州建设的另一个侧面，即不断恢复以及新建的许多古景点，也许最初是合江楼，接着是丰渚园、丰湖书院，之后是高榜山上挂着榜阁，后又重建文星塔，重修永福寺，恢复黄氏书屋，再有东坡纪念园、宾兴馆，新建的金山湖公园和荔浦风清，点缀在五湖三江的无边春色间，嬉戏浅笑，沁人心脾，出人意料却又顺理成章。

千年古城，从此，山更有山色，水更有水韵，风更有风味。

徜徉在亭台楼阁，眼望雕

梁画栋，我们似乎浸润在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古文化氛围中，每一个细节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，情不自禁地会为这座全国文化名城击节喝彩。

古之新旧八景——丰湖渔唱、半径樵归、山寺岚烟、水帘飞瀑、荔浦风清、桃园日暖、鹤峰远照、雁塔斜晖，后增加的六景——象岭飞云、合江罗带、黄塘晚钟、苏堤玩月、榜岭春霖、四新避暑，以及花洲话雨、玉塔微澜、留丹点翠，大部分已经重现当年的风貌，甚至比古代建筑更为立体且渗入现代的美。漫游惠州的城廓山水间，雄秀之峰峦，深幽之溪谷，壮丽之瀑布，明净之湖水，具体而微耳，而在每个风景节点间的古楼台，却是这座古城的万紫千红一点绿，让人们流连慨慕，迷醉心旌。

这是古城留给惠州建设者们一道道严肃而美好的深刻课题。

## 五

做一个惠州的建设者，需有历史的深邃眼光。

这些古建筑，并非仅仅城市的点缀，也不是单纯的历史

回声，而是让这座千年古城重新焕发历史的光芒。恢复，并非照原貌复制，将旧底片再度显影，不是重新粘接那些支离破碎的旧貌，续接那些首尾断裂的往事。古代的许多建筑，景点，其实大多极为潦草简单，有些景点布局毫无章法，有的根本没有任何建筑，只是一种大自然的原生态风光，有些已虚化为遥不可及的幻梦。作为历经千年的后人，当然不能原封不动复原，必须运用现代理念，现代风貌，现代技术，进行重新设计，重新进行包装。饱蘸浓墨重彩，绘出诗与远方。

一切的一切，都需要重新审视，重新掂量。复兴，也是一种创造，更是一种艺术。

古建筑的复现，反映出城市的兴衰，文化的起落，也体现着社会的枯荣。

但愿这种复古之风的涟漪，沿着时光的波纹，一圈圈延续，一圈圈放大，让这座千年古城的老八景，旧八景，新八景，一齐亮相，惊艳世界，在新的时代语境里，再次唱响抚动心弦的东江歌谣，唤醒十里桃花，荡起万里春风。

## 生命里的春天

□夏杨

几乎坍塌的老屋，一角掉落着瓦砾，墙头有凋零的杂树，砖缝间生着枯草……这是姐姐新婚后住过的院子，我十多岁来看姐姐时，还曾在这睡过一觉。那时的姐姐面容清瘦，生活刚刚步入轨道。那时的院落整洁而简朴，充满早春的生机。那时的记忆清冷而充满希冀，也如春天，清晨笼罩着薄雾，叶上露珠晶莹。

婚后两年，姐夫所在的棉花厂效益不佳，他随着外出务工的人潮南下广州，姐姐带着刚出生的孩子留在家里。有一年姐夫回家时，这所房子里发生了入室盗窃事件，姐姐和姐夫受到惊吓，就搬离了这里。

曾经的新房，在人去室空后很快破败了。后来姐姐也带上孩子去了广州，和姐夫一起生活。在广州，他们度过了五六辛苦而宁静的时光。

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，我考上大学，读完书后也来到了广州。初离家乡的我，就是在姐夫、姐姐一家人这里，得到了人在异乡难得的温暖和归属感。

生活总有波折，因为孩子要读初中，2008年姐姐一家毅然决然地离开广州，回到户籍所在的家乡县城。为了生活，姐姐开始做服装生意，又是一种艰辛的打拼。大概因外出多年习惯了，并且在服装店里也感觉帮不上什么忙，仅仅挨过两年，姐夫就再次南下广州。姐姐再次选择留守县城，一边经营服装店，一边照看孩子的读书生活。

直到孩子高中毕业那年，姐姐再次离开老家前来广州。孩子也考到广州读大学，一家人又在这里团聚了。这段时间姐姐还生过病，一边工作一边治疗，但总算顺利，过了一段时间就渐渐康复了。工作虽累，但一家人在一起，知冷知热，相互照应，也是稳定的幸福。

宁静的时光过得最快，转眼就是五年。每每回望这段时间，我很感恩，在这期间，始终是姐姐一家人，持续给我亲情的支撑。

然而人生总有无常，谁想到，这短暂的安宁，就是姐夫生命最后的时光。那阵子，一贯强壮的姐夫突然瘦了，吃饭明显不如以前，总说肠胃不舒服。但基于他喜欢运动，时常有减肥的计划挂在嘴边，所以谁都没往坏处想，只督促他查一查，别是老胃病又犯了。但他只去诊所看了看，拿点药吃了。他们计划着当年年底休假回老家探亲，顺便过个年休息一阵子。

变故来得太突然！国庆节刚过，姐姐和姐夫突然说要提前回老家。当时我以为他们只是想家了，回家一趟很快就会回来，所以竟然连送行都没去。谁料姐夫还没到家，在邻市停留时就查出了重病。在医生的一再建议下，他们不得不改变了原本回家的行程，直接住进医院接受治疗。距家还有100多公里的这段路，姐夫直到生命的终结才走完！

春节前夕，就是在这个老院子里，他们在离开将近20年后，一家人又聚在了一起。只是这一次，空气中满是悲伤。姐夫在弥留之际要求回家，救护车将他送到了这里。在这个他们曾经完婚的院子里，姐夫永远地走了。

听说噩耗，我一路忍着泪匆忙赶回老家。姐夫入土为安后，我心情沉重地走进这个小院。20多年前那个春日的回忆仿佛在昨天，只是眼前的景象如此萧杀。

这个冬天出奇的冷，虚弱的姐夫终未能挺过去。其实在他走时，又一个春天已经来临。或许再过一阵，小院的墙根又将开满野花，在满眼破败中重新绽放出生命的光彩，就像当年他们刚住进来时一样。

只是，姐夫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春景了……

我在这小院里徘徊，泪水无声滑落。满脑子的记忆，都是关于春天的场景。“花开花落终有时”，无论冬日多么漫长，一年一度的春天总会来临。只是在人的一生中，会有多少个这样的春天呢？

□赵玉柱

农历一年十二个月，闰年十三个月，但腊月里最后几天，就缩成了这一年的快乐。老家瓦窑坡流传一则顺口溜：二十三，祭灶官。二十四，扫房子。二十五，磨豆腐。二十六，蒸馒头。二十七，杀公鸡。二十八，贴窗花。二十九，封粮口。三十退蹄儿，初一蹬脚儿。

到了腊月二十三，母亲先把家里所有的坛子、罐子搬到院子里，再把水缸里的水舀空，让父亲帮她把水缸抬到院子里。她把这些家伙洗涮平净，再用干净的抹布擦一遍，然后搬到太阳下面，排列整齐。干完这些，母亲又戴上一顶没有医院标识的医生帽，用一领五六十年代影片中常出现的围巾把头脸裹得严严实实，找来一根竹竿，上面绑一个小扫帚，把屋里平时打扫不到的死角都扫一遍。蜘蛛网、灰尘网在扫帚下，纷纷扬扬坠落下来，落在人的头上、脸上、身上。一股陈年的霉味、油烟味、呛人的尘土味扑面而来。

父亲也不闲着。很多地方用卤水点豆腐，但老家用碱土点豆腐。腊月二十四，父亲和我到山里去挖碱土。山是荒凉的，树的叶子都掉光了，光秃秃的，树干的颜色向山的颜色无限靠拢，

视野所及，全是灰蒙蒙的景象。我分不出来哪些是碱土，哪些是黄土，但父亲分得出来。至于碱土的土质是否符合要求，肉眼便无法区分。父亲用食指撮一小撮放到嘴里，砸吧砸吧嘴：“不好！”他们就接着找。终于找到比较满意的，他又砸吧砸吧嘴，“不错！”他点点头说，给指尖上沾一点点土，伸到我的嘴边说：“你也尝一点！”我就伸出舌头舔了下，“呸呸呸！太涩啦！”我使劲吐唾沫。父亲就笑了，一笑，脸上的皱纹像母亲笸箩里线轱辘上的缠着的线头一样，拧成一疙瘩。这种泥土的涩味，也成为我记忆中新年的味道之一。

母亲已经到村里磨房磨完了豆子。我们回到家，屋子里是一股豆瓣的腥味，它不比鱼腥味淡多少，却不容易让胃反感。这种味道一直要弥漫到腊月二十五、二十六，新做成的豆腐一块一块在案板上码得整整齐齐，豆腥味变成了另一种味道。

到了除夕，就是各种菜味儿，鞭炮味儿，白酒味儿，呕吐味儿；笑声，鞭炮声，碰杯声。正月里都是年。初二以后，邻居开始互相串门，拜年，喝酒。每家的味道都不一样，菜味不一样，酒味不一样，人的体味也不一样。

新年其实是一种味道。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，每天都各有各的味道。这种味道鼻子和嘴巴最了解。如果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每一天都取样一种味道，哪一天是除夕，哪一天是春节，鼻子一闻，嘴巴一尝，绝对能准确无误地分辨出来。初五一过，回城的回城，务工的务工，年味就淡了。再往后，年味越走越远，年的味道均摊在三百六十个普通的日子里。

接下来几天，有油饼出锅的油味儿，包子、馒头在笊篱中飘出的面香味儿，鞭炮震天的刺鼻味儿，辣椒的呛味儿，花椒的麻味儿，等等。

还有各种动物的声音。公鸡鸡冠子歪在一边，一边尖叫一



春色满园

□李海波 摄

## 王朝云与李娃(一)

□刘明霞

从家里的阳台上看出去，西湖对面的西山上，夕阳映照着千年泗洲塔，在它高翘起的飞檐上，云彩忽明忽暗变化多端。紧挨着的孤山上，六如亭下葬着苏东坡的爱妾朝云。

东坡曾为六如亭专门写过一副楹联：不合时宜，惟有朝云能识我；独弹古调，每逢暮雨倍思卿。

王朝云，一个与东坡一起被贬谪惠州的女人。

千年前的宋朝，两位女人，一个北宋苏东坡的爱妾王朝云；一个南宋岳飞的妻子李娃。严格地说，被贬谪虽然不同流放，却有岭南共同的“烟雨蛮瘴”之目的地，都是被迫举家“移民”。

惠州历史悠久，其建制可以追溯到秦朝，到隋唐时，便已是粤东重镇，自古以来素有“岭南名郡”的美誉。而在古代，却被称为“烟雨蛮瘴”之地。生活条件极为艰苦，气候湿热，是封建朝廷流贬犯人的首选之地。早在隋朝，隋炀帝就将驸马都尉虞荔贬来惠州，惠州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迁客。唐宋时期，这里是很多官员的贬居之地，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北宋的苏东坡了。

东坡带着朝云遭贬惠州，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年多时间，但让他意外的是，岭南原来是“风物殊不恶”，令他“有足乐者”，发出了“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感慨。更写下了400多篇赞美惠州的佳作。

而南宋的抗金英雄岳飞，一生横刀立马，浴血疆场。在东坡寓惠48年后，岳飞的妻子李娃，带着几个孩子，以罪

臣之身被流放惠州，比朝云更惨，一待就是20年，却鲜为人知。

话说哲宗绍圣元年(1094年)，北宋政坛发起了一系列针对元祐党人的报复行动，苏东坡接连被贬，流放岭南，“责授建昌军，惠州安置，不得签书公事”。此时的苏东坡已经年近六旬，而他的爱妻，年方31岁的王朝云，随他一起来到惠州。

苏东坡在惠州住了两年七个月，一共住过三个地方。一在合江楼，二在嘉祐寺，三是他自己出资在白鹤峰下建的房子。

合江楼是苏东坡被贬惠州时第一次住宿，虽然那时候的合江楼不是在现在的位臵，但离现在的位臵也不远。当年苏东坡于此登岸进城的。知州詹范以上宾之礼待之，亲自到码头迎接，并安置住在“皇华馆”(后称合江楼)。合江楼南宋时期坍塌，明代重建。康熙年间重又修缮，民国初期拆毁，2006年，选址新建与原址隔江相望。

2008年重建的合江楼，位于桥东，东新桥头，高48.77米，九层重檐攒尖顶造型，清代风格。

宋朝自赵匡胤建都开封至崖山海战国祚共计300余年，是我国古代经济发达的朝代，但却过于重文轻武忽视了军队的发展。于是便招致北方少数民族入侵，有了“臣子恨，何时灭”的“靖康之耻”。宋高宗赵构于临安称帝，是为南宋，面对北方各路劲敌的虎视眈

眈，苟延残喘。

抗金英雄岳飞所带领的“岳家军”曾经数次打败金军，南宋正因为有了这一只部队才有了胜利的希望。绍兴六年(1136年)，岳飞率师北伐，先后收复了郑州、洛阳等地，但宋高宗赵构在奸臣秦桧的怂恿之下，以十二道“金字牌”催令岳飞班师回朝，为的就是与金人议和，形势大好的北伐就这样功亏一篑。

在宋、金议和的过程中，岳飞遭到秦桧、张俊等人诬陷入狱，随后秦桧更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将其与其长子岳云杀害，南宋也失去了最后的抵抗力量。秦桧本想对岳飞一家满门抄斩，但顾及岳飞威望甚高，恐引起岳家军集体倒戈、百姓民愤，就将他们一家流放当时被认为偏远蛮夷的惠州。

岳飞、岳云被害后，岳飞的妻子李娃带着一家老小来到惠州。李娃是岳飞第二任夫人，是一个有胆有识、德才兼备的贤内助，她对岳飞的母亲姚太夫人十分孝顺，对岳飞前妻刘氏所生的两个儿子也爱护有加。李娃还协助岳飞做好随军亲属的安抚工作，受到将士们的赞誉。先被封为正德夫人，晋国夫人，后加封楚国夫人。根据岳飞后人岳珂所编撰的《金佗粹编》一书中的内容，有学者推算出岳家一门流放到惠州的有：岳飞妻李氏，子岳雷、岳霖、岳震、岳翥，女岳安娘及岳云、岳雷的妻子共13人(也有一说是7人)。

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会副所长何志成老师分析宋代的流(放)刑，大致可分为三个等级。最轻的一种是“安置”，

如苏轼：二是“编管”；三是“拘管”，最重。在拘管期间，当地政府必须每月将他们或活或死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上报朝廷。同时，被处死刑的犯人必须自理伙食，“贫不能自存者，给饮食；病者，给医药”，对于“无人供饭者”，在京城的每人每日“支二十文，外路(即在外省)十五文”，这十五文钱的伙食，不能果腹，只能“以活其命”。

与王朝云相比，李娃就没那么幸运，王朝云只是一个罪臣之妻，而李娃是死囚之妻。生活十分艰苦，当地官员为了讨好巴结秦桧，还刻意各种刁难孤寡母女。她们接受的是对流放人员最严厉的编管刑，严格限制人身自由。

他们在惠州整整生活了20年，而这一点在惠州历代的地方志中却无丝毫记载。2021年8月19日，来自北京的岳飞思想研究会会长助理，岳飞后裔岳喜高先生来到惠州，希望能找到岳飞后人被“拘管”的地方和住所。关于李娃带着孩子到惠州的住址，众说纷纭。

近日又与何志成老师、画家文史专家黄澄钦老师、文史专家徐志达老师等交流得知，李娃带着孩子当年被“拘置兵部都监厅之后僧舍角土室内”。据明嘉靖二十一年《惠州府志》记载，惠州城内曾有一座光孝寺：“在府治南，洪武中归并永福寺，以其地为卫仓，今为受纳仓。”受纳仓“旧在府署仪门前，后徙银峰之巅”。宋代惠州牢房所在地，在今惠州府城中山东路北面前惠阳县政府大院内。